



陈德模 摄

夜访汉江边

□ 王治义

吃罢晚饭，天已经黑了。发微信给好友：江边散步。好友回应：我骑车接你，你等着。我们出了朝阳门，到河边，停下车，放眼望去，一个字：爽！

沿江边向汉江四桥慢步。江边散步的人特别多，或三三两两的，或一群群的，有的跑着，有的慢走着，有的坐在江边的石凳上，有的站在河堤栏杆边，眺望江北的灯光与夜景。我和友人时而驻足，享受色彩纷呈的夜景。友人爱拍照，尤其是从远处的树的空隙去拍江景，友人要的是树影婆娑的效果，我静静地等待友人拍摄，也静静地观看江面，江水微微泛波，明晃晃的闪动着灯影，红色的、白

色的、绿色的、紫色的，尤其是安康市城建局的大型电子屏幕的光影变化照射在江水中，又是一番风景。我沉浸在这静谧而安详的氛围里，忘了自己。友人说：怎么了？如此安静？我说：“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水中倒映，晦明变化，瞬间感觉传说龙宫如在眼前，真乃灯明水秀，气韵非凡也。”快到四桥了，友人说：“你看看江面，看有什么？”四桥上的灯光射入水中，呈现出规律的条形状，似不同绸缎面料起伏飘动。“上桥，过江北，你又会感觉不一样。”

上了四桥，向上游看，一桥、三桥横跨南北，像晶莹剔透的数学等号，且三桥

彼此的思想与看法，感受着彼此的真诚与善良，无拘无束，心情怡然、安适。

走到江北中学门口，我们原路返回，快到四桥了，就直接下到水边，水边长满草丛，所幸有一条小路，站在水边，望江南，灯光明亮上不如由江南望江北。但看江面的感觉却别是一番情调，因离水近，水面倒影映照自己身上，亦呈现光影的亮色。水边的草从如草原上的草一样干净与平展，你躺在上面，听听水声，凝望夜空，享受还不太冷的江风，会是什么感觉？我和友人都想找一干净的石头坐坐，再慢慢与江水相对，享受“闲人如吾两人耳”的宁静氛围。然而，一块能坐下来的石头都没有。

过四桥沿江边向朝阳门方向返回时，原来桥下跳广场舞的男女早已散场。我和友人还没享受够这夜下的汉江，于是又在堤边公园供人休息的石凳上坐下，伸伸走困了的腿。友人和我开玩笑说：“平时爱喝茶，隔一会儿要喝口茶，今天已游了两个半小时，说了不少的话，口也不觉得渴。”我说：“那是江水在滋润着你我，汉江的茶水，心里温暖的茶水，悠闲两人的东坡式茶水在给我解渴。”江边除了我与友人，已见不到人影了，我们应该回家了。

离开河堤，坐上友人的电动车，回头再望江夜，真的有点儿不舍，此刻我才深深体会到什么是“流连忘返”和“恋恋不舍”的词意，不知道今晚的惬意时光何时再有？但今晚的一切已定格在我的心里，宁静的，暖暖的，神仙般的。作为安康人，拥有这一福地，真是上天赐予的幸福！感恩有此！

水润汉江
有奖征文

红红的“救命粮”

□ 廖霖

初冬的阳光格外的温暖。每当太阳出来，我的心就追着它飞到了山野外……初冬时节，漫步在岚河两岸山间的小小径时，悬崖上和山坡上鲜红如火的小红果不时映入眼帘，枝头上结着很多红艳艳的果实。这些果实，在太阳的照射下格外醒目。如火燃烧的小红果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救命粮”、“救兵粮”等。“救命粮”又名火棘、火把果、赤阳子。果实橘红或深红色，特别是初冬时节，硕果累累，红红火火，耀人眼目。

“救命粮”在陕南大部分山区和浅丘均有生长，一年四季常青。“救命粮”的果实只有黄豆般大小，形状圆形，它们成团成簇集中生长，十分繁密。秋天，“救命粮”成熟后，鲜红鲜红，尤其在阳光照射下，更是红得鲜艳夺目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它曾经救过红军的命；在灾荒年月，尤其是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初的三年饥荒，它救过无数老百姓的命。当时，将这些红的透亮和红的耀眼的果实收在簸箕里，放在阳光下晾干，再用

石磨磨成面粉，擀成面条吃，也可搅上少许的粮食面蒸成馍馍当主粮吃。“救命粮”微酸，很涩的，但实际上并不好吃，而且“救命粮”吃多了，会便秘，所以大家也不敢吃太多。而到我们这一辈人，吃“救命粮”的就很少了。

除了能吃之外，“救命粮”还可以制作造型独特的盆景，经过花匠的加工、造型和配制，一盆盆造型各异的盆景就会摆上花台，摆在客厅，摆上书桌，给人带来生机和红红火火的感觉，让劳作和疲累了一天的人看了心情舒畅，疲累顿消。“救命



“救命粮”被改造成一种景观植物，变为盆景中供人观赏的植物了，也成了园艺师们栽盆景的好树种。



陈善快 摄



郑团吉 摄



熊彬彬 摄

『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』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与府学街相接，紧依汉滨区初级中学（原安康师范）北围墙有条不显眼的窄小陋巷，名曰：黉学巷。巷西路口标赫然标着“红学巷”三个大字。文革前标的是“洪学巷”。红与洪，都不合规，实为一讹传讹。

《兴安州志》载：“儒学在文庙西，元（代）至元年间知州唐天骥建，至正十年（1368）达鲁花赤买闾重修。”文庙于明伦堂相依，清代的县学称儒学，明代称伦堂。是教谕掌管全县生员的政教合一机构。文庙即孔庙，孔庙也称黉宫。“黉”释为古时的学校，亦为官学，属科举制度的附庸。它与启蒙教育在家庭私授或村馆、祠堂里办的私塾有严格的区别。红与洪都与黄沾不上边。

上述的孔庙、伦堂均在老城，即现市群艺馆范围，馆内文安楼后边有一巷子也叫黉学巷。明万历年建新城，孔庙并未迁建，至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的 122 年间，汉水三次淹没旧城，孔庙才不得不迁建新城。准确地说新城孔庙只是保持了老城废圮孔庙的元代建筑风格，尽管孔庙大部分附属建筑遭毁，其主殿尚存。

弄清上述历史，新城黉学巷的历史就理清了。确切地说，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建新城孔庙，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黉学巷。不过今天的黉学巷在位置上与旧时有区别，进巷口四十米向北直达黉宫（孔庙）即原老巷子，这也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府署官员率生员祭祀孔子的正道巷子。1956 年孔庙周围由于机关单位建房，黉学巷就不存在了。人民公社成立初期，城墙开口子，方便社员过往，与今文昌路相接，此段不属原旧巷范围。

黉学巷既然是黉宫的主行道，必然要提及孔庙。明代《坛庙祀典》：孔庙为“正位南向行进学宫。”历代谥号：汉称“褒成宣圣公”，隋称“先师尼父”，唐称“文宣王”，宋称“至圣文宣王”，元称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，明称“至圣先师”，清称“大成至圣文宣先师”。“四人帮”搞批林批孔称“孔老二”，只能算作千古笑料。

大成殿正祀孔子严格按照《坛庙祀典》规定：台高三尺，广一丈三尺；龛高一丈二尺；神牌七尺二寸，广四尺；神牌座高一尺二寸，广四尺五寸，红底金书。

依序立位的是孔子的弟子、先儒、地方名宦、乡贤等。乾隆年，朝廷令各地孔庙统一悬挂康熙皇帝御书“万世师表”匾。

嘉庆年间，入户黉学巷的是嵒皋籍祝姓。祝培，又名爽亭，生于道光六年（1826），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21 岁考中进士，曾任大顺广道、长芦盐运使等职，一生著作颇丰，战功获二品顶戴。其弟祝爽濂，生于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己酉科拔贡，19 岁入国子监。

祝培 7 岁能属文，9 岁府试摘冠。7 岁时，祝培被父亲驾在肩上到考院（今安师）天生堂投考，考官曰：“子骑父作马。”祝培从容对道：“父盼子成龙”。

祝培之子嘉庸，亦 7 岁入考院投考，考官拿来一块纸，说：“你若能从一写到万，把万数容入纸块，准你入考。”纸块仅口杯大，嘉庸提笔：“一而十，十而百，百而千，千而万。”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祝嘉庸与其叔父祝爽濂同考己酉科拔贡入国子监，嘉庸任直隶延津县知县，一门三才子，父子两神童，且学位档次高，兴安学署引以为荣很多年。

近代，小小黉学巷不乏佼佼者。1905 年停科举后，宣统元年（1909）己酉生员荆风翔，又名仞千，书法造诣很深，是名噪陕南的书法大家，家里悬荆仞千书法作品，在当时被看作是引以为豪的事。荆著有《安康县乡土志》被以地方志馆藏。

黉学巷的郭治善是民国年陕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（今安师）高材生。民国二十一年（1932）代表安康赴西安参加陕西省举办的秋季运动会，获撑杆跳全省第二名，今天看似平常，但在非常封闭，新项目体育竞技尚未传入安康的情况下，当时的影晌还是很大的。同时，郭治善的书法是荆继仞千后的又一名流。

郭治善的堂弟郭治贞，是国家的水利专家，享受国家水利部副部长待遇，1983 年特大洪水，他随李鹏总理来安视察灾情，土生土长于黉学巷的郭治贞，未回故居与郭氏兄嫂侄儿晤面，其投身救灾的敬业精神以及因他熟悉故土，为灾后重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，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中肯。



“社来社去”回紫阳

□ 余西会

俗话说：没文化，真可怕，而更可怕的是没文化还耳朵差。

从“三线”回去后，我在农村呆了一段时间，当时村里已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，帮助村民学习听唱革命歌曲，办墙报等。在当地农村老人去世了，办的丧事叫作白喜事，方圆十几里都会去坐夜唱孝歌，老农民唱孝歌可谓是得心应手，一通宵不炒饭不重复，都是些对唱占对方便宜的调子。因听不懂普通话，唱革命歌曲可难倒了老农们。在唱《大海行靠舵手》最后一句“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”时，有个老大爷一脸的迷糊，这是哪门子意思。

唱“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有力量……”时，农村大娘听成了“八个辣子有一两”。“这也值得唱，我家的辣子五个就有一两。”弄得我们想笑不敢笑，最后还是忍不住捧腹大笑。

那时唱革命歌曲是要分地点、分场合。有个犁地的哥们儿在犁地的时候手里拿着赶牛的鞭子边赶边唱，祝你万寿无疆，祝你万寿无疆。结果招来了“弥天大祸”，住队干部知道后，立马对其进行批斗，差点坐牢房。

岁月熬，每个人一生都是要经历时间的磨砺和岁月的洗刷的。

无论出生时父母赐予了多么光鲜柔嫩的包裹，都经不住时光的切割和岁月的斧剁，到头来还是被弄得遍体鳞伤，这是人类延续必须经受的过程，谁也逃不掉。

人生这一路走来，有蹒跚跌撞、也有一路小跑，有艰难漫行也有闲庭信步，每一个阶段都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。头上的白发、脸上的皱纹、身上的疤痕都是人生经历的佐证。

在农村劳动那会儿，为了趟水过河方便，都是赤脚穿草鞋，经常会被石块刮伤脚背和连二杆（腿肚子部分），我的脚背和连二杆就多次被弄伤，因距公社卫生所较远，家里又没有备用的红药膏，经常自己简单处理一下就硬扛着，久而久之，脚背和连二杆留下了深色的疤痕。现在老了有时当着外甥面挽起裤角时被发现，他感觉很好奇，指着疤痕问：这里怎么啦？我只好诙谐地回答：是我做得亲身啊！外甥一脸懵懂。

1976 年，那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。九月份我们从陕西水校毕业了。

离开了校园，内心忐忑不安。因为“社来社去”，今后会是个什么情况，前路在哪里？心里根本没有底。所幸的是县上正组织做全县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的十年规划，正缺人手，我们这帮刚毕业的学生被定了个正着。

报到日是在一个秋天的上午，因为当时还没设立水电局，我们几个人拿着县劳人局开的介绍信去农林水牧局水电组报到，接待我们的办公室主任，是个姓王的陕北人，也是水校师兄。除此之外，与我们一起去报到的还有个西农水利系毕业生。

在先开的座谈会上，主任问我们有什么要求，西农的那个先提要求，条件是要留在县机关，而问我时，我的回答是服从分配（是真心的，心想不管咋样都比回农村好）。结果是那个要求留在机关的西农学生反而分配去了一个小电站上班，而我们几个水校的学生全部留在了县规划队。

去规划队一干就是两年多。规划队由好几个分队组成，队长、副队长都是由县上几个部门抽调的部门领导挂帅，分队长大部分是从基层抽调的乡镇干部，其他队员有全县插队的知青和返乡的青年，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专门规划全县的水利水电工程。

在县规划队工作的过程中，我们用自己的双脚丈量着紫阳 61 个乡镇的山水水，虽然很辛苦，大家都感觉很是充实。

工程组首先要把 1:50000 的地形图转换成水系图，然后再用公里网放大成 1:5000 后分别交给各分队的队员手上。手持水系图的队员们由村干部指点着每一地块的规划设想，然后在水系图上作着规划的标记，而我们工程组扛着经纬仪、水准仪漫山遍野的测量着规划电站的落差和灌溉引水渠。

由于我们经常扛着测量仪器，工作有一定的技术含量，那帮比我们小几岁的知青对我们充满了崇拜，也总是喜欢与我们聊天闲侃，相处久了都成了莫逆之交，谈天说地，说说笑笑，十分的阳光，十分的开心。

有个叫黄伟的知青，人比较实在，偶尔喜欢耍点斯文，卖弄点文墨，而自己心眼又不够用，经常被几个超拐的知青戏弄取笑，而他自己又乐意让人逗乐玩耍。有一回有几个调皮的说教他玩魔术，让他把双手从破窗洞里面伸出来闭上眼睛，他信以为真，就照做了，几个拐棍将一脸盆水递在他手上后不吭声纷纷离去，他端着一盆水丢也不敢丢，手也收不回去，叫苦连天，逗得这帮拐棍在一旁哈哈地猛笑。

私人档案